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拍案驚奇  
第三十二卷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

耕牛無宿草，倉鼠有餘糧。萬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

話說天下凡事皆由前定，如近在目前，遠不過數年，預先算得出，還不足為奇。盡有世間未曾有這樣事，未曾生這個人，幾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，或是幾千里外恰相湊著的，真令人夢想不到，可見數皆前定也。

且說宋時宣和年間，睢陽有一官人姓劉名梁，與孺人年皆四□外了，屢生子不育，惟剩得一幼女。劉官人到京師調官去了，這幼女在家，又得病而死，將出瘞埋。孺人看他出門，悲痛不勝，哭得發昏，倦坐椅上。只見一個高髻婦人走將進來道：「孺人何必如此悲哭？」孺人告訴他屢喪嗣息，止存幼女，今又夭亡，官人又不在家這些苦楚。那婦人道：「孺人莫心焦，從此便該得貴子了。官人已有差遣，這幾日內就歸。歸來時節，但往城西魏□二嫂處，與他尋一領舊衣服留著。待生子之後，借一個大銀盒子，把衣裙鋪著，將孩子安放盒內。略過少時，抱將出來，取他一個小名，或是合住，或是蒙住。即易長易養，再無損折了。可牢牢記取老身之言！」孺人婦道家心性，最喜歡聽他的是這些說話。見話得有枝有葉，就問道：「姥姥何處來的，曉得這樣事？」婦人道：「你不要管我來處去處。我憐你哭得悲切，又見你貴子將到，故教你個法兒，使你以後生育得實了。」孺人問高姓大名，後來好相謝。婦人道：「我慣救人苦惱，做好事不要人謝的。」說罷走出門外，不知去向。

果然過得五日，劉官人得調滁州法曹掾，歸到家裡。孺人把幼女夭亡又逢著高髻婦人的說話，說了一遍，劉官人感傷了一回，也是死怕了兒女的心腸，見說著婦人之言，便做個不著，也要試試看。況說他得差回來，已此准了，心裡有些信他。次日即出西門，遍訪魏家。走了二里多路，但只有姓張、姓李、姓王、姓趙，再沒有一家姓魏。劉官人道：「眼見得說話作不得准了。」走回轉來，到了城門邊，走得口渴，見一茶訪，進去坐下吃個泡茶。問問主人家，恰是姓魏。店裡一個後生，是主人之姪，排行□一。劉官人見他稱呼出來，打動心裡，問魏□一道：「你家有兄弟麼？」□一道：「有兄弟□二。」劉官人道：「令弟有嫂了麼？」□一道：「娶個弟婦，生過了□個兒子，並無一個損折。見今同居共食，貧家支撐甚是煩難。」劉官人見有了□二嫂，又是個多子的，識兆相合，不覺大喜。就把實情告訴他，說屢損幼子及婦人教導向□二嫂假借舊衣之事。今如此多子，可見魔樣之說不為虛妄的。□一見是個官人，圖個往來，心裡也喜歡，忙進去對兄弟說了。魏□二就取了自穿的一件舊絹中單衣出來，送與劉官人。劉官人身邊取出帶來紙鈔二貫答他。魏家兄弟斷不肯受，道：「但得生下貴公子之時，吃杯喜酒，日後照顧寒家照顧勾了。」劉官人稱謝，取了舊衣回家。

不多幾時，孺人果然有了好孕，將五個月，夫妻同赴滁州之任。一日在衙對食，劉官人對孺人道：「依那婦人所言，魏□二嫂已有這人，舊衣已得，生子之兆，顯有的據了。卻要個大銀盒子，吾想盛得孩子的盒子，也好大哩。料想自置不成，甚樣人家有這樣盒子好去借得？這卻是荒唐了。」孺人道：「正是這話，人家料沒有的。就有，我們從那裡知道，好與他借？只是那姥姥說話，句句不妄，且看應驗將來。」夫妻正在疑惑間，劉官人接得府問文書，委他查盤滁州公庫。劉官人不敢遲慢，吩咐庫吏取齊了簿籍，凡公庫所有，盡皆簡出備查。滁州荒僻，庫藏蕭索，別不見甚好物，獨內中存有大銀盒二具。劉官人觸著心裡，又疑道：「何故有此物事？」試問庫吏，庫吏道：「近日有個欽差內相譚植，到浙西公乾，所過州縣必要獻上土宜。那盛土宜的，俱要用銀做盒子，連盒子多收去，所以州中備得有此。後來內相不打從滁州過，卻在別路去了。銀盒子得以不用，留在庫中收貯，作為公物。」劉官人記在心裡，回與孺人說其緣故，共相詫異。

過了幾月，生了一子，遂到庫中借此銀盒，照依婦人所言，用魏□二家舊衣襯在底下，把所生兒子眠在盒子中間。將有一個時辰，才抱他出來，取小名做蒙住。看那盒子底下，鐫得有字，乃是宣和庚子年制。想起婦人在睢陽說話的時節，那盒子還未曾造起，不知為何他先知道了。這兒子後名孝睦，字正甫，官到兵部侍郎，果然大貴。高髻婦人之言，無一不驗，真是數已前定。並那件物事，世間還不曾有，那貴人已該在這裡頭眠一會，魔樣得長成，說過在那裡了，可不奇麼？

而今說一個人在萬里之外，兩不相知，這邊預取下的名字，與那邊原取下的竟自相同。這個定數，還更奇哩。要知端的，先聽小子四句口號：

有母將雛橫遭離，誰知萬里遇還時。

試看兩地名相合，始信當年天賜兒。

這回書也是說宋朝蘇州一個官人，姓朱字景先，單諱一個銓字。淳熙丙申年間，主管四川茶馬使，有個公子名遜，年已二□歲。聘下妻室范氏，是蘇州大家，未曾娶得過門，隨父往任。那公子青春正當強盛，衙門獨處無聊，慾念如火，按納不下。央人對父親朱景先說要先娶一妾，以侍枕席。景先道：「男子未娶妻，先娶妾，有此禮否？」公子道：「固無此禮，而今客居數千里之外，只得反經行權，目下圖個伴寂寥之計。他日娶了正妻，遣還了他，亦無不可。」景先道「這個也使得。只恐他日溺於情愛，要遣就煩難了。」公子道：「說過了話，男子漢做事，一刀兩段，有何煩難！」景先許允。公子遂托衙門中一個健捕胡鴻出外訪尋。胡鴻訪得成都張姓家裡，有一女子名曰福娘，姿容美麗，性格溫柔。來與公子說了，將著財禮銀五□兩，取將過來為妾。福娘與公子年紀相倂，正是少女少郎，其樂難當。兩情歡愛，如膠似膝。

過了一年，不想蘇州范家兒女長成，女婿遠方隨任，未有還期，恐怕擔閣了兩下青春，一面整辦妝奩，父親范翁親自伴送到任上成親。將入四川境中，先著人傳信到朱家衙內，已知朱公子一年之前，娶得有妾，便留住行李不行，寫書去與親家道：「先妻後妾，世所恒有。妻未成婚，妾已入室，其義何在？今小女於歸戒途，吉禮將成，必去駢枝，始諧連理。此白。」看官聽說這個先妻後妻果不是正理，然男子有妾亦是常事。今日既已娶在室中了，只合講明瞭嫡庶之分，不得以先後至有僭越，便可相安，才是處分得妥的。爭奈人家女子，無有不妒，只一句有妾即已不相應了。必是逐得去，方拔了眼中之釘。與他商量，豈能相容？做父親的有大見識，當以正言勸勉，說勝妾雖賤，也是良家兒女，既已以身事夫，便亦是終身事體，如何可輕說一個去他？使他別嫁，亦非正道。到此地位，只該大度含容，和氣相與，等人領一個賢惠，他自然做小伏低，有何不可？若父親肯如此說，那未婚女子雖怎生嫉妒，也不好滲滲癩癩，就放出手段要長要短的。當得人家父親護著女兒，不曉得調停為上，正要幫他立出界牆來，那管這一家增了好些難處的事？只這一封書去，有分文：錦窩愛妾，一朝劍析延津，遠道孤兒，萬里珠還合浦。正是：

世間好物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碎。

無緣對面不相逢，有緣千里能相會。

朱景先接了范家之書，對公子說道：「我前日曾說過的，今日你岳父以書相責，原說他不過。他說必先遣妾，然後成婚，你妻已送在境上，討了回話然後前進，這也不得不從他了。」公子心裡委是不捨得張福娘，然前日娶妾時，原說過了娶妻遣還的話；今日父親又如此說，丈人又立等回頭，若不遣妾，便成親不得。真也是左難右難，眼淚從肚子裡落下來，只得把這些話與張福娘說了。張福娘道：「當初不要我時，憑得你家。今既娶了進門，我沒有得罪，須趕我去不得。便做討大娘來時，我只是盡禮奉事他罷了，何必要得我去？」公子道：「我怎麼捨得你？只是當初娶你時節，原對爹爹說過，待成正婚之日，先行送還。今爹爹把前言責我，范家丈人又帶了女兒住在境上，要等了你去然後把女兒過門。我也處在兩難之地，沒奈何了。」張福娘道：「妾乃是賤輩，唯君家張主。君家既要遣去，豈可強住以阻大娘之來？但妾身有件不得已事，要去也去不得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有甚不得已事？」張福娘道：「妾身上已懷得有孕，此須是君家骨肉。妾若回去了，他日生出兒女來，到底是朱家之人，難道又好那裡去得不成？把似他日在家守著，何如今日不去的。」公子道：「你若不去，范家不肯成婚，可不擔閣了一生婚姻正事？就強得他肯了，進門以後必

是沒有好氣，相待得你刻薄起來，反為不美。不知權避了出去，等我成親過了，慢慢看個機會勸轉了他，接你來同處，方得無礙。」張福娘沒奈何，正是：

人生莫作婦人身，百年苦樂由他人。

福娘主意不要回去，卻是堂上主張發遣，公子一心要遵依丈人說話，等待成親。福娘四不拗六，徒增些哭哭啼啼，怎生撇強得過？只得且自回家去守著。

這朱家即把此情報與范家。范翁方才同女兒進發，晝夜兼程，行到衙中，擇吉成親。朱公子男人心性，一似荷葉上露水珠兒，這邊缺了，那邊又圓。且全了范氏伉儷之歡，管不得張福娘化離之苦。夫妻兩下，且自過得恩愛，此時便沒有這妾也罷了。

明年，朱景先茶馬差滿，朝廷差少卿王渥交代，召取景先還朝。景先揀定八月離任，此時福娘已將分娩，央人來說，要隨了同歸蘇州。景先道：「論來有了妊孕，原該帶了同去為是。但途中生產，好生不便，且看他造化。若得目下即產，便好帶去了。」福娘再三來說：「已嫁從夫，當時只為避取大娘，暫回母家，原無絕理。況腹中之子，是那個的骨血，可以棄了竟去麼？不論即產與不產，嫁雞逐雞飛，自然要一同去的。」朱景先是仕宦中人，被這女子把正理來講，也有些說他不過，說與夫人勸化范氏媳婦，要他接了福娘來衙中，一同東歸。范氏已先見公子說過兩番，今翁姑來說，不好違命。他是詩禮之家出身的，曉得大體，一面打點接取福娘了。怎當得：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！朱公子是色上要緊的人，看他未成婚時，便如此忍耐不得，急於取妾，以致害得個張福娘上不得，下不得，豈不是個喉急的？今與范氏夫妻，你貪我愛。又遣了張福娘，新換了一番境界。把從前毒火多注在一處，朝夜探討。早已染了癆怯之症，吐血絲，發夜熱，醫家只戒少近女色。景先與夫人商量道：「兒子已得了病，一個媳婦，還要勸他分牀而宿。若張氏女子再娶將來，分明是油鍋內添上一把柴了。還只是立意回了他，不帶去罷。只可惜他已將分娩，是男是女，這裡我朱家之後，捨不得撇他。」景先道：「兒子媳婦，多是青年，只要兒子調理得身體好了，那怕少了孫子？趁著張家女子尚未分娩，黑白未分，還好辭得他。若不日之間產下一子，到不好撇他了。而今只把途間不便生產去說，分說不倒時，權約他日後相接便是。」計議已定，當下力辭了張福娘，離了成都。歸還蘇州去了。

張福娘因朱家不肯帶去，在家中哭了幾場。他心裡一意守著腹中消息。朱家去得四日，生下一子。因道少不得要歸朱家，只當權寄在四川，小名喚做寄兒。福娘既生得有兒子，就甘貧守節，誓不嫁人。隨你父母鄉裡百般說論，并不改心。只續紡補苴，資給度日，守那寄兒長成。寄兒生得眉目疏秀，不同凡兒，與里巷同伴一般的孩童戲耍，他每每做了眾童的頭，自稱是官人，把眾童呼來喝去，儼然讓他居尊的模樣。到了七八歲，張福娘送他上學從師，所習諸書，一覽成誦。福娘一發把做了大指望，堅心守去，也不管朱家日後來認不認的事了。

且不說福娘苦守教子，那朱家自回蘇州，與川中相隔萬里，彼此杳不聞知。過了兩年是庚子歲，公子朱遜病不得痊，嗚呼哀哉。范氏雖做了四年夫妻，到有兩年不同房，寸男尺女皆無。朱景先又只生得這個公子，并無以下小男小女，一死只當絕代了。有詩為證：

不孝有三無後大，誰料兒亡競絕孫？

早知今日淒涼景，何故當時忽妾姪！

朱景先雖然仕宦榮貴，卻是上奉老母，下撫寡媳，膝下并無兒孫，光景孤單，悲苦無聊，再無開眉歡笑之日。直到乙巳年，景先母太夫人又喪，景先心事，一發只有痛傷。此時連前日兒子帶妊還妾之事，盡多如隔了一世的，那裡還記得影響起來？

又道是無巧不成話，四川後任茶馬王渥少卿，聞知朱景先丁了母憂，因是他交手的前任官，多有首尾的，特差人貴了傳儀奠帛，前來致弔，你道來的是甚麼人？正是那年朱公子托他討張福娘的舊役健捕胡鴻。他隨著本處一個巡簡鄒圭到蘇州公乾的便船，來至朱家。送禮已畢，朱景先問他川中舊事，是件備陳。朱景先是個無情無緒之人，見了手下舊使役的，偏喜是長是短的婆兒氣消遣悶懷。那胡鴻住在朱家了幾時，講了好些閑說話，也看見朱景先家裡事體光景在心，便問家人道：「可惜大爺青年短壽。今不曾生得有公子，還與他立個繼嗣麼？」家人道：「立是少不得立他一個，總是別人家的肉，那裡煨得熟？所以老爺還不曾提起。」胡鴻道：「假如大爺留得一股真骨血在世上，老爺喜歡麼？」家人道：「可知道喜歡，卻那裡討得出？」胡鴻道：「有是有些緣故在那裡，只不知老爺意思怎麼樣。」家人見說得蹊蹺，便問道：「你說的話那裡起？」胡鴻道：「你每豈忘記了大爺在成都曾娶過妾麼？」家人道：「娶是娶過，後來因娶大娘子，還了他娘家了。」胡鴻道：「而今他生得有兒子。」家人道：「他別嫁了丈夫，就生得有兒子，與家有甚相干？」胡鴻道：「冤屈！冤屈！他那曾嫁人？還是你家帶去的種哩！」家人道：「我每不敢信你這話，對老爺說了，你自說去！」

家人把胡鴻之言，一一來稟朱景先。朱景先卻記起那年離任之日，張家女子將次分娩，再三要同到蘇州之事，明知有遺腹在彼地。見說是生了兒子，且驚且喜，急喚胡鴻來問他的信。胡鴻道：「小人不知老爺主意怎麼樣，小人不敢亂講出來。」朱景先道：「你只說前日與大爺做妾的那個女子，而今怎麼樣了就是！」胡鴻道：「不敢瞞老爺說，當日大爺娶那女子，即是小人在裡頭做事的，所以備知端的。大爺遣他出去之時，元是有娠。後來老爺離任得四日，即產下一個公子了。」景先道：「而今見在那裡？」胡鴻道：「這個公子，生得好不清秀伶俐，極會讀書，而今在娘身邊，母子相守，在那裡過日。」景先道：「難道這女子還不嫁人？」胡鴻道：「說這女子也可憐！他縫衣補裳，趁錢度日，養那兒子，供給讀書，不肯嫁人。父母多曾勸他，鄉裡也有想他的，連小人也巴不得他有這日，在裡頭再賺兩數銀子。怎當得他心堅如鐵，再說不入。後來看見兒子會讀了書，一發把這條門路絕了。」景先道：「若果然如此，我朱氏一脈可以不絕，莫大之喜了。只是你的說話可信麼？」胡鴻道：「小人是老爺舊役，從來老實，不會說謊，況此女是小人的首尾，小人怎得有差？」景先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我嗣續大事非同小可，今路隔萬里，未知虛實，你一介小人，豈可因你一言造次舉動得？」胡鴻道：「老爺信不得小人一個的言語，小人附舟來的是巡簡鄒圭，他也是老爺的舊吏。老爺問他，他備知端的。」朱景先見說話有來因，巴不得得知一個詳細，即差家人情那鄒巡簡來。

鄒巡簡見是舊時本官相召，不敢遲慢，忙寫了稟帖，來見朱景先。朱景先問他蜀中之事，他把張福娘守貞教子，與那兒子聰明俊秀不比尋常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與胡鴻所說，分毫不差。景先喜得打跌，進去與夫人及媳婦范氏備言其故，合家驚喜道：「若得如此，絕處逢生，祖宗之大慶也！」景先吩咐備治酒飯，管待鄒巡簡，與鄒巡簡商量川中接他母子來蘇州說話。鄒巡簡道：「此路迢迢，況一個女子，一個孩子，跋涉艱難，非有大力，不能周全得直到這裡。小官如今公等已完，早晚回蜀。恩主除非乘此便致書那邊當道，支持一路舟車之費，小官自當效犬馬之力，著落他母子起身，一逕到府上，方可無誤。」景先道：「足下所言，實是老成之見。下官如今寫兩封書，一封寫與制置使留尚書，一封即寫與茶馬王少卿，托他周置一應路上事體，保全途中母子無虞。至於兩人在那裡收拾起身之事，全仗足下與胡鴻照管停當，下官感激不盡，當有後報。」鄒巡簡道：「此正小官與胡鴻報答恩主之日，敢不隨便盡心，曲護小公子到府？恩主作速寫起書來，小官早晚即行也。」朱景先遂一面寫起書來，書云：「銓不祿，母亡子夭，目前無孫。前發蜀時，有成都女子張氏為兒妾，懷娠留彼。今據舊胥巡簡鄒圭及舊役胡鴻俱言業已獲雄，今計八齡矣。遺孽萬里，實係寒宗如線。欲致其還吳，而伶仃母子，跋涉非易。敢祈鼎力覆庇，使舟車無虞非但骨肉得以會合，實令祖宗借以綿延，感激非可名喻也。銓白。」一樣發書二封，附與鄒巡簡將去，就便賞了胡鴻，致謝王少卿相弔之禮。各厚贈盤費，千叮萬囑，兩人受托而去。朱景先道是既有上司主張，又有舊役幫襯，必是停當得來的，合家日夜只望好音不題。

且說鄒巡簡與胡鴻回去，到了川中，鄒巡簡將留尚書的書去至府中遞過。胡鴻也回覆了王少卿的差使，就遞了舊茶馬朱景先謝帖，並書一封。王少卿遂問胡鴻這書內的詳細，胡鴻一一說了。王少卿留在心上，就吩咐胡鴻道：「你先去他家通此消息，教母子收拾打疊停當了，來稟著我。我早晚乘便周置他起身就路便是。」胡鴻領旨，竟到張家見了福娘，備述身被差遣直到蘇州朱家作弔太夫人的事。福娘忙問：「朱公子及合家安否？」胡鴻道：「公子已故了五六年了。」張福娘大哭一場，又問公子身後事體。胡鴻

道：「公子無嗣，朱爺終日煩惱，偶然說起娘子這邊有了兒子，娘子教他讀書，苦守不嫁。朱爺不信，遂問得鄒巡簡之言相同，□分歡喜，有兩封書，托這邊留制使與王少卿，要他每設法護送著娘子與小官人到蘇州。我方才見過少卿了，少卿叫我先來通知你母子，早晚有便，就要請你們動身也。」張福娘前番要跟回蘇州，是他本心，因不得自由，只得強留在彼，又不肯嫁人，如此苦守。今見朱家要來接他，正是葉落歸根事務，心下豈不自喜？一面謝了胡鴻報信，一面對兒子說了，打點東歸，只看王少卿發付。王少卿因會著留制使，同提起朱景先托致遺孫之事，一齊道：「這裡完全人家骨肉的美事，我輩當力任之。」適有蜀中進士馮震武要到臨安，有舟東下，其路必經蘇州。且舟中寬敞，盡可附人。王少卿知得，報與留制使，各發東與馮進士說了，如此兩位大頭腦去說那些小附舟之事，你道敢不依從麼？馮進士吩咐了船戶，將好艙口分別得內外的，收拾潔淨，專等朱家家小下船。留制使與王少卿各贈路費茶果銀兩，即著鄒巡簡。胡鴻兩人齎發張福娘母子動身，復著胡鴻防送到蘇州。張福娘隨別了自家家裡，同了八歲兒子寄兒，上在馮進士船上。馮進士曉得是縉紳家屬，又是制使、茶馬使所托，加意照管，自不必說。一路進發，尚未得到。

這邊朱景先家裡，日日盼望消息，真同大旱望雨。一日，遇著朝廷南郊禮成，大貴恩典，侍從官員當蔭一子，無子即孫。朱景先待報在子孫來，目前實是沒有，待說沒有來，已著人四川勾當去了。雖是未到，不是無指望的。難道虛了恩典不成？心里計較道：「寧可先報了名字去，他日可把人來補蔭。」主意已定，只要取下一個名字就好填了。想一想道：「還是取一個甚麼名字好？」

有恩須憑子和孫，爭奈庭前未有人！

萬里已迎遭腹孽，先將名諱報金門。

朱景先輾轉了一夜，未得佳名。次早心下猛然道：「蜀中張氏之子，果收拾回來，此乃數年絕望之後從天降下來的，豈非天錫？《詩》云：『天錫公純嘏。』取名天錫，既含蓄天幸得來的意思，又覺字義古雅，甚妙，甚妙！」遂把「有孫朱天錫」填在冊子上，報到儀部去了，准了恩蔭，只等蜀中人來頂補。」

不多幾時，忽然胡鴻復來叫見，將了留尚書、王少卿兩封回書來稟道：「事已停當，兩位爺給發盤纏，張小娘子與公子多在馮進士船上附來，已到河下了。」朱景先大喜，正要著人出迎，只見馮進士先將帖來進拜。景先接見馮進士，訴出留。王二大人相托，順帶令孫母子在船上來，幸得安穩，已到府前說話。朱景先稱謝不盡，答拜了馮進士，就接取張福娘母子上來。張福娘領了兒子寄兒，見了翁姑與范氏大娘，感起了舊事，全家哭做了一團。又教寄兒逐位拜見過，又合家歡喜。朱景先問張福娘道：「孫兒可叫得甚麼名字？」福娘道：「乳名叫得寄兒，兩年之前，送入學堂從師，那先生取名天錫。」朱景先大驚道：「我因儀部索取恩蔭之名，你每未來到，想了一夜，才取這兩個字，預先填在冊子上送去。豈知你每萬里之外，兩年之前，已取下這兩個字作名了？可見天數有定若此，真為奇怪之事！」合家歎異。那朱景先忽然得孫，直在四川去認將來，已此是新聞了。又兩處取名，適然相同，走進門來，只消補蔭，更為可駭。傳將開去，遂為奇談。後來朱天錫襲了恩蔭，官位大顯，張福娘亦受封章。這是他守貞教子之報。有詩為證：

娶妾先妻亦偶然，豈知棄妾更心堅？

歸來萬里由前定，善念陰中必保全！